

# 學海軼聞趣事

(十一)

## ● 李梅山

### 以造就人才為樂事

#### 唐文治獲遺澤流芳

一九八六年為交通大學建校九十年，上海交通大學、西安交通大學都矗立起著名雕塑家劉開渠雕塑的唐文治塑像。銘文上寫道：

「一九〇七至一九二二年任本校校長。長校十餘載，端賴名師，博採衆長；首創工科，厚植基礎；嚴謹治校，倪莫學風；求實學務實業，培育桃李滿園。」

唐文治（一八六五—一九五六），字蔚芝，晚號茹經。江蘇太倉人。二十八歲中進士。甲午之戰，清軍敗績，唐針對時弊提出八項改革主張，以挽大局，以維國運；提出正人心，別流品，專任清廉人士，務剛斷，嚴賞罰，獎氣節，正官常，選拔真才，聯邦交，塞漏卮，節浮費，並指責洋務派靡費巨大，損公肥私，練軍無能，請戶部尚書翁同龢代奏，惜不為當局者採用。

一九〇四年，任商部左丞。他立志扶植民族工業，商務印書館、上海科學儀器館，是他批

准立案的，還創辦京師高等商業學堂、農業試場等。一九〇六年任左侍郎，在北京西城設繡工科，延刺繡名家沈壽為總教習，培養刺繡女工，曾呈請設立勸業總公司，與辦商業模範銀行，皆未獲准。農工商部成立，唐任左侍郎署理尚書，就職不及二月，因母喪返里。

一九〇七年，到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（即校長），以國家財力不足，自動減薪。節儉度日，生活清苦，惟以造就人材為樂事。

唐文治早在民國初年，即以國學大師載譽江南地區。他發揚革新姚鼐、曾國藩、吳汝綸的讀文作文方法，著『國文陰陽剛柔大義』，編『國文經緯貫通大義』，論文章的形與神，規矩與變化，凡四十四法，且附範文，俾讀者循序漸進，融會貫通。他還親自上國文課，認真教學，批改作業，一再教導學生讀書作文不宜生搬硬套，否則，將會「錮蔽人之聰明，窒塞人之靈性」。他崇尚經世致用，交大理工科根基深厚，也是他順應世界潮流，出於科技救國，興實業，振興中華的良好心願。

二十年代初期，唐文治與吳仲裔（太倉教育家，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的父親）、朱仲儔（即百齡畫家朱妃瞻）等發起建滬太公路，是為江蘇省最早公路。

三十年代初，新加坡華僑吳可培對唐氏著述『十三經提綱』、『國文大義』、『四書大義』、『國文經緯貫通大義』推崇備至，自謂私淑弟子。一九三五年，吳可培欲於曾滌生『聖哲畫像記』後，增關壯穆、岳武穆、文天祥、戚繼光、王陽明、李工曲、曾滌生及唐蔚芝八人，並向唐氏索取照片，唐覆書辭謝，吳又倩唐之弟子在南洋任教探親時面懇：「此事不是我一人之私意，務請成全。」唐鑒其誠，始允寄一影以留紀念，又在信上寫明：「續我於『聖哲畫像記』之後，愧不敢當。」

唐文治復創辦無錫國學專科學校，凡三十年。抗戰期間，在上海復校，堅持民族氣節，艱苦辦學，弦歌不輟。唐文治一貫重視道德教育，正人心，救民命，愛國、尊師，諄諄教育學生。如王蘊常、王佩鏞、范敬宜等均先後出其門下。

一九五二年，唐文治中進士已六十年，屆「重宴瓊林」之期，其親友門生擬為之慶賀。他本

不肯，後經弟子再三勸說，只好同意在家中小酌，但規定人不宜過多，菜餚不宜過豐，參與者僅十數人而已。

大陸易權後，無錫國專初併入蘇南文教學院，旋併入江蘇師範學院（今為蘇州大學），聘唐文治為名譽教授。

一九五三年，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成立。他已八十八歲高齡，以鄉居之身，猶被聘為館員。

唐文治子女皆有所成，其長子慶詒，任交通大學英語教授，長媳俞慶棠從事社會教育；三子慶增，經濟學家，任光華、復旦等大學教授；四子慶永，曾任杭州之江大學教授。孫女孝純留學美國，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兼外文系主任。

## 周作人的日籍妻子

### 臨終說的是紹興話

俗語說：「文章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人家的好。」周作人嘗曰：老婆不是自己的好我不知道，蓋無從比較，文章總是別人的好。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知堂老人乃有是言。

周作人一九〇六年東渡日本留學，一九〇八年住進東京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號，結識一位圓臉盤，做事利落，為房客供應飯食的貧窮少女，名為羽太信子。他倆日益親近，於次年結婚，羽太信子從此脫離日本籍，加入中國籍。一九一一年十月周作人攜妻回國，居住故鄉紹興。一九一七年應魯迅之召赴北京，住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。一九一九年魯迅買下八道灣十一號的房子

後，周作人全家，魯迅與朱安夫人，周建人全家奉母親魯太夫人同居該宅，由羽太信子主持家政。信子雖出身貧寒，治家卻不尚節儉。周氏兄弟月入頗豐，竟也入不敷出，往往逼得魯迅去借債，有「魯迅日記」為證。魯迅一再勸說無效，周作人又耳根軟，偏偏聽信婦人之言，兄弟由此失和。信子甚至指責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，魯迅無法忍受，終於搬出八道灣另覓住處，與周作人正式決裂——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。

北京淪陷後，周作人身為北大教授，本應隨校南遷。他以「家累重」為由，留下來沒走。後來他抵擋不住日方的威逼利誘，終於變節，出任偽職，這除了本身因素外，卻也與娶了一個日本老婆有關。他當上「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督辦」後，著實，闊了一陣，羽太信子自然妻隨夫貴。好景不常，日本投降後，周作人被逮捕，解往南京受審。法庭判他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剝奪公權十年，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均予沒收。知堂老人從此淪為階下囚。直至一九四九年初始保釋放。周作人保釋後暫住上海，同一年十月回八道灣舊居，無業可就，遂以賣文為生。

周作人夫婦素無反目事。一九五一年起，周作人日記中開始出現「甚不愉快」的記載，大概琴瑟不和即由此時開始。至一九六〇年達到頂點，日記中乃言「幾不可與語，動輒得咎」，「殆已近末日矣，臨老打架，俾死後免得想念，大是好事」。

羽太信子長年患病，但病危時說的竟是紹興話，令周作人大為感動。周作人之所以大為感動

，不只是夫妻情分，其中蓋有深層次的文化心理的感嘆。人之將死時，迴光返照，憶及有生之初，脫口而出的必是母語鄉音，此係常例。羽太信子一反常例，病危時說中國的紹興話，足見她「歸化」之深。信子其人或不足取；語言、文化上的認同能達到這一境界，殊為少見。

羽太信子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八日以冠心病逝於北大醫院。享年七十五歲。

## 出版界泰斗張元濟

### 激發國人讀者樂道

當代中國歷史上，蔡元培是教育界一代宗師，而張元濟為文化出版界泰山北斗。

張元濟（一八六七—一九五九年），浙江海鹽人，字菊生。清光緒進士，任刑部主事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。恨清廷積弱，與人創辦西學堂（通藝學堂），專講西學。參與變法維新，提出推行新政的方策。戊戌變法後被革職。到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。

一九〇一年，參與商務印書館。歷任編譯所所長、譯述的『天演論』、『原富』、『社會學研究』、『論自由』、『論法』等八種學術名著的出版，讓知識界接觸到新學識、新思潮，開始從凝固的封建文化束縛中解脫出來，掌握了傾向改革、傾向進步的思想武器。

林紆一生翻譯歐美小說二百七十多種，大都由商務出版，讓讀者通過小說接觸至歐美各國的社會、風土人情、人生、思想，推動了中國人了



① 近代藝術大師曾熙。

② 致力於研究中國古建築學的朱啟鈞。

③ 張元濟（右）與毛澤東晤談時留影。

解世界，開一代風氣，促進中西文化交流。

為保存中國古籍，傳播優秀傳統文化，他為主持影印出版的『四部叢刊』、『百衲本二十四史』、『四庫全書珍本』、『道藏』，嘔心瀝血，衆口交譽。他以涵芬樓藏書為基礎，建立了東方圖書館，其藏書之廣博精湛，冠於遠東，惜「一二八」之役，毀於戰火。

張元濟學貫中西，博通古今，任人唯賢，兼收並蓄，蔡元培、陳獨秀、沈雁冰（茅盾）、葉聖陶、王雲五、胡愈之、竺可楨、陳布雷、楊賢江、朱經農、何炳松、周建人、杜亞泉、楊端云等均被延攬在商務工作過。

商務出版的『東方雜誌』、『小說月報』、『萬有書庫』、『大學叢書』、『辭源』等均有聲於世。每日新書之刊印，源源不絕，提供精神食糧，亦為讀者津津樂道。

抗戰前夕，他編寫『中華民族的人格』一書，用古代英雄豪傑、愛國志士事跡，激發國人抗日愛國熱忱。

抗戰前期，上海淪為「孤島」，江南藏書流落到滬。張元濟與張壽鏞、何炳松、鄭振鐸等為搶救古籍善本、孤本、珍本不至外流，由鄭振鐸主其事，蔣復聰、徐森玉等亦來滬襄贊，保存了大量名貴古籍，功德無量。

一九五九年八月病逝，終年九十二歲。八月十七日，在萬國殯儀館公祭，靈前左右側懸張元濟的輓聯：

「好副臭皮囊，為你忙着過九十年，而今可要交卸了；」

這般新世界，縱我活不到一百歲，及身已見太平來。」

## 研究中國古建築學

### 朱啟鈐始作出系統

中國古建築藝術是全世界所讚賞的。昔年，因為關於技術方面多數是由工匠掌握，讀書人不去注意，所以沒有一個學術團體或專門學者去結合文獻與技術，作出有系統的研究。

在中國古代著作中，專門討論建築藝術的，只有北宋時代的李誠，根據他職務上的經驗，著作了『營造法式』一書，是唯一的關於古建築知識的總匯。而這部書在將近九百年的漫長歲月中，除被藏書家收藏作為珍本以外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更沒有人提出來發揮它的實用價值。直到清代末葉，朱啟鈐將『營造法式』發掘出來，並進行多次整理、刊行、介紹以後，從事科技和藝術的人才漸漸熟悉這部書，並根據作者李誠的研究成果，進行各種工作，使中國傳統的建築風格體現在實物上，得到進一步的發揚。

一九六四年以九十三歲高齡病逝於北京的朱啟鈐，曾任北洋政府總長、代總理。張作霖的次子張學銘是他的六女婿，而馮君武詩中「趙四風流朱五狂」的朱五小姐乃是他的第五女，年前逝世的外交家章文晉是他的外孫。不過，當官宦的生涯卻沒有減低朱啟鈐對古建築研究的興趣，他對中國古建築的承先啟後，實具有不可抹煞的功勞。

朱啟鈐出生在一个書香世代的家庭，一百多年前，中國的讀書人思想普遍被學習八股文、追求科名出身束縛着的時候，朱啟鈐讀書只觀大意，不屑就這種範圍，他愛好的是隨時隨地留心觀察工匠的操作。

庚子以後，朱啟鈐到北京任職，清廷要舉辦一些表面上的建設事業，當時的官僚都是只能辦辦紙上公文，而不能親自放下身分實地考察。只有朱啟鈐不辭勞怨，負責認真，又能深入體會各階層的情況，所以關於北京地區上的事大部份需要他參加。他認為北京的宮殿園林是古建築精華所萃，而這些又與一切文物遺產有關，必須通盤計劃整理。他又有一宏偉的抱負，不僅以恢復保存為滿足，還要好好利用，以期得到更多人的認識欣賞。

在他經手的事情當中，利用北京的社稷壇改造成為公園，尤其是一項創舉。

在這以前，不單從沒有對群眾開放的公園，更沒有具有民族風格，不抄襲外來形式的公園。在不破壞固有結構的原則下，給遊人以舒適方便的享受，例如文娛、體育、飲食、觀賞都有適當的地方，但卻仍能保持幽靜的特色，朱啟鈐是別具匠心創造而成的。

宮廷中的文物日久必致散失，這是朱啟鈐擔心的一件事。他企圖樹立一種榜樣，不僅使皇室歷代寶藏的古物都能公之於世，免致淪於盜竊毀滅，還要鼓勵私人收藏也能分別集中公開展覽。雖然這個心願未能貫徹實現，而單就他在文華殿創辦的古物陳列所而論，則確已建立了新方法保

存文物的基礎；其中僅以乾隆年代熱河清行宮一部份儲藏為骨幹，已經使觀看者感到豐富而瑰奇了。

北京是著名的美術工業集中地，琺瑯、雕漆、地氈等均有悠久的歷史和國際聲譽。在朱啟鈞的策劃下，北京設置了永久性的展覽館及商場。幾十年來，到過北京的人無不喜歡在東安市場遊逛，這又是他所留下的一項令人難忘的業績。朱啟鈞特別注意到刻絲與刺繡，在這一百年前是幾乎被遺忘了的遺產，一幅宋刻絲或明繡，往往被人看作無用的舊貨，今天才知道是連城的重寶；他曾經苦心收集了一些，編有目錄。此外，關於漆飾及園林中假山堆砌的技術，也輯有專書。總之，他的愛好不僅是為個人的娛樂，而是有意要從各方面達到發揚祖國美術工藝的效果。

朱啟鈞還做過一件前人所未嘗試的工作，他邀集了一些同道，進行以古建築為中心的學術研究，除按期刊行研究特輯，還經常主持北京古跡的維護與複舊，並從事各地建築的調查與測勘等工作。經過他指導的工作者，後來大多成為這部門的專家，擔任各地關於古建築的重要職務。最近數十年間，國內的名勝古跡都從破爛荒廢中顯出煥然一新的面貌，就是他們努力的結果。

此外，朱啟鈞又竭力倡導世家舊族以其家傳文物公開於世。北京有個姓李的人家，是明初大將李忠的後人，因為與朱元璋有親戚關係，從軍有功，爵位一直傳到明代的滅亡，入清以後仍維持其北京土著舊家的身分。在勸告下，他終於拿出祖遺的寶物和圖像等交給朱啟鈞整理，其中最

有趣味的是明太祖以案上的燒餅贈給李家，用來包裹的那塊黃綾手帕依然完好，與龍鳳紀年的敕諭，同為六百年前的真物。

朱啟鈞原籍貴州，所以對黔省的地方文獻也極力搜羅，除了自編了一部「貴州碑傳集」，於歷史人物事跡多所考證以外，又發掘了一些未經刊行的手稿、日記、年譜等。在他七十到八十歲的歲月中，大都把時間銷磨於這方面的工作，經常用細字親自抄寫。

踏入八十歲高齡以後，朱啟鈞的聽覺嚴重退化，目光也常覺模糊，但他每天還是不斷閱讀新出的書刊，遇有關於古建築、古文物的報導，必定引起他的濃厚興趣。及至年過九十，除了聽覺與視覺有障礙，其他如飲食、步履，則依然沒有衰減，長鬚剃去了，肌肉仍沒有萎縮現象，對到訪的人，暢談起來可以長久不倦。朱啟鈞的談話富於啟發性，往往由一個問題，牽引到另一個問題，指出其中平常不容易覺察的線索和脈絡，這固與他的興趣廣博有關，也由於從小不讀死書的素養所致。

在朱啟鈞去世前數年間，經常與晤的同輩有章士釗和葉恭綽兩位。章士釗早在二十歲左右，就在他家教他兒子的書；有一個時期，差不多長達十年頭，章士釗和他在北京是同住在同一所宅院。葉恭綽和他也是五十年以上的至交，在許多方面具有同樣的興趣。在那時，章、葉兩人亦均已過八十歲了。

去世前，朱啟鈞的住宅是在北京東四牌樓北面的胡同裡。在臥室外面有一層抱廈，滿是玻璃

窗，冬天可以向陽取暖，夏天掛上竹簾，簾外掛著一個鸚鵡籠，顯得格外幽靜，看書會客都在那裡。另外有座大廳，仍然保持舊日風範，歲時節日，祭祀祖先；特別在春節時，紅燭兩行，鑪煙一柱，充滿了民族傳統風味。

### 師事書法大家曾熙

張大千為守墓一月

近代書法大家不乏其人，但曾熙和李瑞清兩人則被人們稱為「南曾北李」。康有為評曾熙的書法說，何紹基體峻，而曾熙體逸；體峻者見氣骨，體逸者見性情。可見二人書法陰陽剛柔，各有奇妙。曾熙除在書法上有成就外，他還是近代傑出的教育家。

曾熙，字子輯，又字嗣元，別號農髯，湖南衡陽人，生於一八六一年。少孤貧，二十歲後中舉人，一九〇三年中進士後，為補兵部主事兼提學使及弼德院顧問。辛亥革命後，孫中山，譚延闓兩度登門拜訪他，請他出來共襄國是。但他認為富國強兵，首先要培養人才，要求回湖南興辦教育，先後任衡陽石鼓書院及漢壽龍池書院主講、湖南教育會會長。

曾熙是近代藝術大師，書法造詣直逼古人而自成一派，篆、隸、真、行，無所不精。他跟清道人李瑞清同在京師做官，同學書法，兩人書法同源而異流，都是先學秦漢篆隸以厲其氣骨，再學六朝碑體以通其變化。晚年他的名聲大噪，求他作書的人更多了，他頗以作書為苦，於是取草

篆行狎的筆意，描繪奇石古木。他畫常在立意與用筆上著力，既不墨守成法，又不脫離傳統，與明末清初石濤、八大山人同一格調，具有創新精神。

他認為學書和學畫，最重要的是品德修養和學問根底，他的道德學問為當世的人所景仰。他對門弟子反覆強調，學書法要先學為人，並以自己的品德感染門弟子。張大千晚年曾回憶說，曾師藉著詩畫文章的陶冶，使他的藝術蘊含著雅逸的趣味，又說曾師的俠骨仁厚的作風使他深受影響。

民國初年廢科舉，辦學校，由於沒有現成的模式和經驗，全靠在实践中摸索，所以曾熙參考

日本的學校體制，創辦湖南南路優級師範學堂，對於開發兩湖的人才作了卓越的貢獻，他定出一套規範，營造校舍，延聘名師，充實設備，並且自己也上台宣講，激勵學生們的愛國熱情。在人才培養上，他採取不拘一格的方針，凡成績優秀、自學有方的學生，可以越級就讀，像被譽為「南學津樑」的名教授馬宗霍、李祖蔭等人都出於他的名下。他的不少教學措施對於後來的釐定學制和學校管理都有一定影響。湖南教育當局鑒於他是教育界的耆宿，特聘他主持選派留學生的工作，他在選拔工作中，出於公心，不徇私情，很得人們敬愛。

曾熙為人正直，仁慈仁愛，他對母親極為孝

敬，八國聯軍攻打北京，他在倉惶之中背起母親走出都門，一口氣走了四十多里。後來曾母去世，他不飲不食，哀慟欲絕，為了紀念母親，他把舊廬改名為「慈德堂」。他治學嚴謹，先治「大戴禮記」和「左氏春秋」，後來隨著維新變法的潮流，又勤治「公羊春秋」，又以春秋大義辦東夏大防的道理作為抗禦外侮，保衛國家的依據。一九三〇年他在上海去世，享年七十歲。

他的弟子張大千扶柩至湖南衡陽縣界牌峴塘沖，還在他的墓旁築一草廬，守墓一月而去。曾熙的著作有「左氏門難」、「春秋大事表」、「文集」、「詩集」等，但迭經戰亂，已經蕩然無存了。

#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一八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售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# 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

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郵撥 0739333-2 號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，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，要目：戴笠其人其事、戴笠與忠義救國軍、戴笠與中美合作所、戴笠與抗日殺奸團、戴笠與雷鳴遠、戴笠與現代警察、戴笠與鄭介民、戴笠與毛人鳳、戴笠的幾個戰場、戴笠軼事、戴笠生平事蹟簡表。附戴笠珍貴圖照手稿墨蹟數十張，四百餘頁，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，聖文書局出版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